

# 月 蜜

浩然

北 京 出 版 社

1962年

插图：苗 地

封面：虞婉华

蜜 月

浩 然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6 5/16·插图：5·插页：2·字数：138,000

1962年3月第1版 196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册

统一书号：10071·594 定价：(6) 0.66元

## 前 言

《蜜月》和《珍珠》\* 是一对孪生的丑姐妹。它们包括了我在  
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习作的绝大部分。分编两集，主要考  
虑篇幅适宜，并无内容之别。

这个集子十四个短篇，都是纪录农村生活的。耕耘技术低  
劣，实不成饱，粗糙秕谷倒收了一堆。我总觉得，像我这样一个  
初学写作的青年人，应当多写，在不间断练笔的同时，求精、求  
细、求高。只有多多实践，才能摸索出“熟”来，熟是巧的基础，先  
熟而后生巧，巧是熟的发展。对此，我有深切的感触。所以，这  
几年里，只要不完全病倒，几乎没有一天不动动笔。除了成章的  
小说，也写素描，勾片断。有的支起架子，自觉没有味道，就放下  
了；有的写了初稿，交编辑部或朋友们看过提了意见，修改又无  
能为力，也暂时压起来，再动手另写别的；等着对它有了兴趣，另  
外开出了路子，从抽屉底下翻出来再改，有的则将要永远压下  
去。这个集子里的东西，许多是去年下放劳动期间和今年春季  
写出来的，直到编集子之前才拿出发表。

不断地写作，不断地练笔和探索，无时无刻不浸在一种急切  
追求的“苦闷”中。写写，回过头来看看，静下心来想想，尽可能  
找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再写写，竭力改进、修正，每写一篇对我  
都有收获，不是经验，便是教训。

这二年,发觉自己所写的题材范围太窄了。比如,作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代表——基层干部,我就写得极少;近年,我尽可能注意他们,熟悉他们,表现他们,于是写下了《中秋佳节》、《高升一级》、《县长下乡》和《茁壮的幼苗》等篇。在农村生活里,我容易接近孩子,也喜欢孩子,我却没有写过他们,今年我也大着胆子作了尝试,像这个集子里的《山洞》、《荣荣》就是。描写青年男女的题材,在我已出版的几个短篇小说集里占了优势,可是,对他们的生活天地反映得非常小,这方面最近也引起我的注意。对表现年老一代人生活的作品也增加了一些。就这个集子看来,对农村许多类型的人,我都试了几笔,但是圈子还是十分狭窄,尤其对他们的精神面貌挖掘得不深刻,我必须进一步努力。

同时,在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方面,在人物性格刻画和语言运用方面,自己都作过一些探索、试验,成败兼有,但好的效果不显著,所说的“苦闷”正在这里。衷心地希望同志们帮我开开路子。

本来这些习作成集与否,得失不大,但作为向同志们比较全面的汇报,作为自己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还是冒昧地拿出来了。同时,在同志们审阅这个单薄而又浅陋的集子之前,先谈一点当时的想法,无非是提供些线索,以方便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

浩然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于北戴河

• 《珍珠》,小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目 录

|              |     |
|--------------|-----|
| 晌午.....      | 1   |
| 蜜月.....      | 17  |
| 中秋佳节.....    | 35  |
| 高升一级.....    | 47  |
| 碑.....       | 65  |
| 山洞.....      | 73  |
| 荣荣.....      | 87  |
| 小树和媽媽.....   | 96  |
| 茁壮的幼苗.....   | 105 |
| 鋪滿阳光的路上..... | 122 |
| 县长下乡.....    | 137 |
| 婆媳两代.....    | 148 |
| 铁鎖头.....     | 161 |
| 太阳当空照.....   | 174 |

## 晌 午

女教师辛春梅站在一块大青石上，目送最后一个学生蹦蹦跳跳地閃进家門，她輕輕地舒了口气，这才折回学校里用飯。

六月三伏的午天，热中帶悶。也許因为这层关系，她的胃口不大好，只吃了一碗飯，就觉得已經很饱了。回到住室，她开始动手料理“家务”。这些事情，照例都应当早晨做，只因女教师喜欢每天起大早到果树林里参加捉虫，等她带着滿褲角的草籽和两鞋露水回来，馬上就該上課了。只有晌午，才是她最能安心做这一切的时刻。

她把晒干的衣服一件件叠起，又按着她的习惯和喜好，把屋子收拾、布置一番。而后，洗了臉，坐在桌前，散开两条大辮子。又厚又长的头发，抱在怀里，油亮亮的，像是一幅黑緞子披肩。她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梳着，桌上的鏡子里，照出她那匀称、紅潤的面孔。这当儿，两只小燕子飞到屋檐上，呢喃呢喃地叫个不休。她那安靜的心情被扰乱了，不由得又把臉儿轉向窗戶，期待凝神地看着外边。

在这个时候，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走进来，那是个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像往时那样，他的粗壮的胳膊窝下挟着一本书，手里拿着一块餅子，或是半节儿黄瓜，一边走，一边咬，从窗前閃过，

立刻又出現在她背后的門口。她能從鏡子里看到他靦腆好看的微笑，聽到他低低地叫一聲“老師”。她會扭過頭去，向他笑着打招呼，要他坐下；再把自己的頭髮撩到背後，迅速、潦草地用一條小手絹結住，然後，就跟小伙子坐到桌子的對面，開始問他一些問題，或是拿過小伙子的作業本子仔細地看一遍。這時，一顆火熱的、聰敏的心灵朝她打開了小窗子，光芒照眼；她一邊看着、品味着，感嘆地點著頭。於是，他們又要開始進行新的課程。女教師用自己全部的智慧，把內容講得透徹明了；通過她的聲音，給這些呆板的算術題貫注了生命，使它們活了起來。靦腆的小伙子立刻會被課文吸住，變得自然又活潑；當他弄懂了一個疑難，還會搓著兩隻帶茧的大手，愜意地笑笑，又猛然間想起：“哎呀！我耽誤老師的時間太久了，你該歇歇了。”說著，站起身來就要走。女教師一定留他重新坐下：“早哩，忙啥呢！”因為強盛的求知欲望，也為挽留客人多坐一會兒，她熱心地向小伙子問起生產隊里的情況，讓他講一點山區生產知識；而最使女教師有興趣的是這個年輕人領導的那個果園技術小組里的事兒。他們的那片試驗園搞得非常出色，那里有很多罕見的果樹品種，都是這個小伙子親手嫁接培育的。小伙子的兩隻手，就像她給孩子們講的故事里的那對寶葫蘆，要什麼有什麼。女教師已經取得小伙子同意，今年暑假，她不回到平原的家里去，留在學校，參加果園技術小組，跟他們一起干活兒、搞試驗。談到果園，談到技術，小伙子又不由得眉飛色舞，縱談不休，直到桌子上邊的小鬧鐘不客氣地突然響起，他才告辭走。這時他要下地勞動，女教師該迎接一群小學生到來……

可惜，這樣的情景已經間斷五天了。

梨樹剛剛開花的時候，辛春梅來到小山村里任教，不久，這

位名叫李万山的小伙子就来登門拜師。按年齡說，他比她要大几岁，可是在她跟前，他的确是个最好的学生。这个学生，給女教师的生活里带来了瑰丽的光彩。他們每天上課的時間是在晌午。三个多月以来，小伙子就好像跟小鬧鐘比賽誰最准似地，不論刮風下雨，時間一到人就到，从不无故間斷。李万山是生产队里的會計，偶尔因为开会出去，不得不耽誤課的時候，回来总要补上。不过女教师跟好几个学生都打听过了，这几天他明明沒有去开会，也不曾外出，竟是无故地曠課了。同时她还发觉，这个学生不光是沒有来上課，連学校的門口都沒登。小伙子三天要到大队报賬一次，学校門口是他的必經之路。过去，他每逢經過这里都要进来看看，到厨房里抓起瓢子喝口水，說了声：“缸里的水又不多了。”担起水桶就走。待他回来的时候，滿滿的一担清水倒在缸里。水是从大队部沟前的山泉里挑来的，他說那儿的水最甜。

他为什么忽然間就不来了呢？莫不是害了病？莫不是……她实在猜不透了。出于責任心，出于关怀，出于她自己也說不出来的理由，現在，她決定立刻到李万山家里去探望。她熟练地梳上两条辮子，又換了一件洗得干淨、压得平整的碎花布衫，这才离开住室，走出校园。当她回手帶門的时候，又停住了：面对門扇，默默地楞了片刻。这是一个別致的单扇門。每天清晨她把它打开，每天夜晚她把它关闭，她常常对着这扇門默想深思，引起許多不能忘怀的記憶。

那时，女教师背着行李，爬山越岭来到香果峪。学校呢？还是一片剛剛扒去草皮、搬走石块的空地。她有些为难，也有些恐慌。队长对她說：“別愁，派我們會計專門帮助你建校。他是最热心办教育的，又能钻又能干，依靠他，这件事情保证能办好。”

李万山出現在女教师的身边。他刚从邦均鎮开会回来，听



說老师已到，沒顧回家，就跑到教師的臨時住處，邁進門檻，笑呵呵地半晌不知說什麼好。

隊長給他們作介紹。

女教師有點驚訝，又忍不住高興地說：“我們見過面。你還認識我嗎？”

李萬山望着女教師，猛然想起來了。面前這位女教師，正是一年前曾引起他從心里敬佩的那位好同志。

那是個暴風雪突然來臨的傍晚。李萬山到縣城里去開會，回來路過吉素村附近迷了路。風呼呼地吹，雪不停地下，天地茫茫渾成一片。一條大溝橫在他的眼前，這溝足有兩丈深，大風把兩岸上的雪一骨腦地往溝里刮，在溝里填積了半人多深。該從哪兒穿過溝去，他找不到路了。而積雪這麼深，實在不敢冒險。就在這個時候，他透過迷茫的雪幕，發現前邊有個隱隱約約的人影在那兒蠕動。他趑趄趑趄地奔過去一看，却是三個小孩子擠在一塊兒，手拉手，踩着腳，像是等什麼。

“喂，小孩子，你們在這兒干什么？往香果峪去從那兒過溝？”

小孩子回答說：“不知道，你問我們老師吧。”

“你們老師在哪兒？”

小孩子指着溝那邊說：“那不是嘛，我們剛放學，想不到溝里這麼多雪，過不去了，我們老師一個個往那邊背我們吶！”

李萬山朝溝底看去，只見溝底積雪被划出一條深深的溝眼，一個模糊的人影，背負着重載，艱難地、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動。他的心里一陣滾熱，回身背起一個孩子，順着溝眼追過去，冰雪立刻沒了他的腰。

風在狂吹，雪在亂舞，積雪像是沒個底，冰森森，軟騰騰，又

滑又陷。他前边那个女教师已经在爬坎，她爬上去，滑下来，又爬上去，又滑下来，最后她用尽力气，把小孩子托上岸，她自己没站稳，一个跟头跌倒，咕噜噜地滚进积雪里。岸上的孩子大声惊叫，李万山也被吓了一跳，女教师立刻从雪里钻了出来，想站起，又跌倒了，李万山一把拖住她，她才站稳。她只是咬了咬牙，一句话没说，又扑奔对岸，又背起一个孩子……

一趟一趟，把孩子都安全地背过积雪的深沟，孩子们拉起手，在女教师的带领下，消失在茫茫的雪幕里。

从头到尾他们没有说上一句话，也没看清彼此的面目，女教师的形象，却在李万山的心里闪光发亮，深深地扎下了根子；想不到，今天又在这里相遇。

陌生的拘谨立即消失了，小伙子热情地跟女教师谈起来。谈他们这个小山村对文化的渴望，谈他们发展文化教育的计划，宗宗件件，条条是道，他心里有一幅多么宏伟的蓝图呵！当女教师言语间流露出为没有教室担忧的时候，他手摸着后脑勺，略想片刻，就说：“不难，不难，靠着社员的手，什么都能有！”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十分有力。

建校的工程开始了。李万山带领着社员搬石筑墙，锯树架梁；他拿起瓦刀是瓦工，拿起斧锯是木匠。山坡下这块空寂的场地热闹起来，每一块砖石木料都充满了生命力量。女教师经历着她从没经历过的事情，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社员的行列之中。不到一个星期，三间教室、两间住屋和厨房从平地上盖起来，没等墙上的泥巴干透，女教师就迫不及待地招生开课了。

开学那天早晨，小伙子抱歉地对女教师说：“都行了，就是大门口还缺一扇门。”

女教师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个小伙子的帮助，连忙说：“不用

多費心了，這些日子真把你累得夠受，沒門子不要緊。”

小伙子搖頭說：“山里跟平原不一樣，常有野牲口，你一個人住在這兒，還是有個門子严实些。”

隊長在一旁說：“再鋸棵樹，做一扇門，圖方便就到鎮上买个現成的。”

小伙子沒有多言語，打个楞走了。当天晌午他来到学校，抱来几根木棍，还有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就蹲在院子里一个僻静的角落，乒乒乓乓、吱扭吱扭地砸打起来，只见木屑在他身边飞舞。下了课，女教师出来看他，小伙子走了，一个长方形的木架靠在北墙根。第二天晌午，女教师发现院子里多了一捆带着青青叶子的树枝子。第三天晌午，小伙子又出现在学校。他又坐在院子里那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把树枝子一根根地剥光、削直，而后，搬过木架子，专心一意地编织起来，像个姑娘在绣嫁妆。当女教师下课出来，一扇别致的门子已经安上了。

“辛老师，看行不行呵？”小伙子扯着搭在肩头上的毛巾，擦着满头的汗水，笑呵呵地问。

“满好，满好！万山同志，你的手真巧呵！”女教师惊奇地上下打量着这扇门，小心地用手抚摸着，一股树脂的香味直透肺腑。她那感激的目光，不住地投在小伙子的身上。

“没啥，这是粗活。”小伙子谦逊地笑笑，停了一下，扬起眉毛，又用一种恳切的语气说，“辛老师，我有个要求，想求你帮助帮助我，不知行不行？”

“什么事你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办到就行。”

“我没有在正式学校念过书，我们民校是光学语文，没学算术，我想跟你学学算术。能用珠算，再会用笔算，算账就更准了，就怕耽误你休息。”

女教師熱情地說：“沒關係，你什麼時候有時間就來吧。”

於是，他們把學習時間訂在晌午。因為晚上會計要記賬，女教師要備課和自修；而且，這兩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有個相似的特點，他們不習慣晌午躺着睡大覺。他們共同送走了幾十個安靜而又多彩的晌午，這個迫切追求知識、又能勤學苦練的小伙子，像是從遠遠的山梁那邊走過來，一步一步地挨近她，使她越看越清楚。不知不覺中，姑娘的心里萌發一個連她自己都不敢正視的秘密。有時候她本打算心平氣和地把這個秘密想一想，可是一想心就跳，臉就燒……

女教師離開學校，沿着鋪着青石板的街道往前走。翠綠的群山，綠蔭復蓋的房屋，都是肅穆無聲，除了樹上蟬鳴，街口泉水邊洗澡的小孩子的嬉鬧聲，一點兒動靜都沒有。過了小小的石板橋，果樹和矮牆圍着的三間石頭壘成的房子出現她的面前，那便是李萬山的家了。她走進纏滿豆角秧和喇叭花的柴門，見李萬山的媽媽坐在堂屋地下納着鞋底，幾只老母雞在她身邊悠閑地尋找食物。

“大娘，您沒歇着。”女教師朝里边叫了一聲。

“喲，辛老師呀！快屋里坐吧！”大娘熱情地跟女教師打招呼，搬過一個山草編的鋪墩讓她坐，又張羅給她倒水，“剛才我們還念叨你哩！多好的閨女，虧得你这么能干哪，這群孩子山上河里野慣了，不好管教。可是都讓你給哄得像小羊羔子那么乖了。西院小鉄蛋眼看着長本事，他爸爸寫信來，他都看個不大高……”

“山里的孩子都很聰明伶俐，他們又都知道念書識字重要，所以進步就快。”一講到她的學生，女教師是最高興的；可是現在她的心意顯然不在這里。說了幾句話之後，她問起李萬山。

大娘摆着身子，前院后院看看，说：“唉，刚还在呵，想必是到后园子里去了。这孩子这两天发蔫，好像有点儿不舒服。”

果然没猜错，李万山真的害病了。女教师关切地问：“没请医生看看吗？”

“没大病，活计一点儿也没误干，我给他请了假，想留他家里歇上半天，他硬强着走了。”大娘说着站起身，“辛老师坐着，我叫他去。”

女教师伸手把大娘捺下了：“大娘，您忙，我自己找他，有点儿事我想跟他谈谈。”

大娘把女教师送到后门口，指给她园子门就停下了，又说：“园子里有黄瓜、西红柿，桃子也熟了，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摘。”

女教师朝着大娘笑笑，表示谢意，就径直朝小菜园走去。

小菜园美极了！茂盛碧绿的蔬菜把畦田遮蔽得严严实实，西红柿打嘟噜，豆角架上一串串，辣椒红得像火炭，黄瓜绿得要滴下水来。成群的小蜜蜂，低声哼着小曲儿，对对蝴蝶在金黄的菜花上栩栩飞舞……

她顺一条还汪着水的壕沟朝前走，前边出现一眼安着轱辘的水井，井台旁边有一棵槐树，一串串如霜似雪的花团，从碧绿密实的枝叶间垂落下来，倾吐着一片淡香。树荫下睡着一个人，果然是李万山。他身下边铺着一片席头，头枕着一丛马连草，身边放着一把沾着鲜泥土的短锄，压着一本微微有些折皱了的书。他穿着一件白色旧短裤，一件火一样红的背心，平展着身肢，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适。两片小小的槐花瓣儿，从树上飘落在他那浓黑浓黑的眉毛上，一只大肚子螳螂，跳在他那宽阔起伏的胸膛上，悠悠自得地梳洗着透明的翅膀……

女教师轻轻地走近小伙子跟前，一股热腾腾的青春气息向

她扑过来。她呆呆地看着他，实在不忍心馬上把他叫醒。她还是第一次这样仔細地端詳他，他是那般健美，在他熟睡时，仿佛比他醒着的时候更美、更动人。这时，小伙子在眉梢微微蹙了一下，她的心也跟着一动；忽地，他閉着的厚嘴唇角悄然启开，他笑了，她也忍不住跟他笑了。

酣睡的小伙子，这时正做着美丽的、像蜜一样甜的梦……

这几日，小伙子心里不平靜呵！

那天晌午，小伙子吃了飯，照例挟着书本走出家。他从这个小菜园經過时，摘了两根带刺頂花的嫩黃瓜，一根装在衣袋里准备送給女教师，另一根拿在手里，一边走一边咬。他拐出小道沟，走过小石桥、果树林边，又經過飼养場門口，碰見牧羊員王营子正往栏里圈羊。

这个一向庇溜溜沒正形的人，見万山过来，就馬上車过身，聳着鼻子，晃着手，大声喊道：“万山，你过来，你过来！”

万山走过去，不远的地方又停下了，搪塞地問：“啥事？回头再說行不行？”

王营子眨巴着两只小眼睛，低声問：“喂，告訴我，你干啥去？”

“学算术唄！”

王营子不屑地撇了撇嘴唇：“这是引子，說后边那个重要的。”

万山有些不解了，反問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营子咧开嘴巴，嘻嘻地笑了一陣，神情越发神秘地板起面孔說：“看你唱得不怎么样，做派还不错。坦白坦白吧，辛老师跟你說啥啦？”

万山皺起眉头：“讲课呀！”

“噓——伙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伙計，你交桃花運啦，這事還能瞞着人嘛……”

“住嘴！”李萬山暴怒起來。熱血猛然從他周身湧起，太陽穴上的青筋一鼓一鼓地跳，虎着兩只眼睛逼視對方。

王營子沒有防備，想不到老實人還有這一手，就有點兒吃驚，不由自主地朝後退了一步，嘴巴還是滿硬：“別裝樣了，怕說，你就別這麼做。哼！我的嘴，你管不着，我愛說就說……”

萬山向他逼近一步：“你再要胡說八道，小心我砸扁你的腦袋！”他攥着鐵錘一般的大拳頭，在王營子眼前晃了几下。

王營子見事不妙，趕緊鎖上柵欄門，挾着鞭子，笑嘻嘻地跑了。

李萬山氣呼呼站在原地，直到王營子身影完全消失，他才轉身走，雙腳像踩在棉花上，飄飄悠悠地回到家里。整個下午他心里都是火爆爆的，發狠地干了半天活計。晚上回家吃飯，飯到嘴里像鋸末，索性又倒回盆子里。躺在炕上，盯着被月光映照得迷迷糊糊的房頂發楞。他越想越惱火，又有幾分害怕。王營子這家伙真是不要臉！這些話倘若傳到辛老師的耳朵里去，那該多不合适呀！沒有狠狠地打王營子几下，真不解氣！

清涼涼的月光，透過窗紙灑在他的身上。他在炕上翻過來復過去，無論如何也睡不着，長這麼大，他还是頭一次失眠。好多好多事情，都一齊湧到眼前，他想得仔細又有點兒亂糟糟。真是怪事兒，女教師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人，王營子為什麼平白無故，要說人家的壞話呢？……回過頭來，他又公平地檢查自己，但他十分自信。他敢說，跟這位女教師相處往來的幾個月里，他沒有半點不規矩的地方。不過，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從打跟這位女教師接觸之後，除了對一位老師的尊敬以外，李萬山自

己有没有过别的感情呢？凭良心，的确是有哇！比方说，每天晌午该找女教师学习去，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下，不能去了，心里边不知怎么，总是有点儿别扭；耽误一課，改日再补上也就是了，为什么总心神不定呢？本来已经误了给自己上课的时间，也总想抽个空儿，借个由头跑到学校里看看她。只要看一看，打个照面，他就觉得很满足，回来干起工作安心而又兴头高。有一次女教师到县里开了三天“教育积极分子会”，他觉得别别扭扭，身上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三天里边他明知女教师不会回来，却身不由己地早晨跑去一趟，中午跑去一趟，晚上又去一趟；这三趟迎着他的都是門上那把黃銅鎖，他却要在学校門口那块青石上立一会儿才肯回来……，这叫什么感情呢？莫不是就像人們常說的“爱情”？自己真的对人家有了爱情？想到这儿，他的心跳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儿，李万山从来不敢回想，現在他也不能不想了。那天晌午，跟往日一样，他挟着书本去上課。学校的院子里没有人。树叶、小鳥、地上的花儿，都不动，都不响，安静极啦！他走在窗前，忽地一片藍光閃过，不由得朝玻璃窗子里扫一眼，原来是女教师正在鏡子前边梳头。她穿着一件天藍色白碎花的小褂，抖着青絲一样的黑发，坐在那儿，細长的手指握着一把碧綠的化学梳子，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梳着。她那白淨泛着微紅的面孔，她那細长含媚的眼睛，是那么嫵靜、安詳，簡直像画儿上的美人儿！小伙子看着看着眼花了，心醉了，迷悠悠，痴呆呆，像是釘在地上。不知怎么惊动了女教师，她忽然抬头，两对目光碰在了一起，他慌乱地不知怎么好，竟然快步地朝門外走去，直到女教师呼唤他，他才醒悟过来……。这件事，使他好几个晌午見了女教师都有些不好意思，每逢想起来，脸上还火辣辣地发燒……，



这又叫什么念头呢？他自己也說不上来了。

月亮朝西移动，每个窗格子上都照出半个迷离的黑影子。他翻个身。接着，又开始回味王营子的每一句話，他說話时的神态、語气，一点一点想个遍。奇怪的是，这会儿他再体味着那些話，觉着那里边并不包含恶意。于是他又联想到，王营子跟自己一向不錯，他一家人对辛老师很要好。学校沒建成的时候，辛老师住在他家，他們像客人似地招待她，决不会故意讲坏話。后来老师搬到学校住，王营子的妹妹每天夜里都跟她做伴。她們都是年紀仿佛的姑娘，也許辛老师有什么話跟王营子的妹妹說了，后来又傳到王营子耳朵里。想到这里，就像从他身上搬下一条二百斤重的粮食口袋，輕松地舒了口气，接着又有几分后悔。王营子就算开几句玩笑，自己为啥要跟人家发火呢，度量实在太小了。应当問个根由，倘若这些話有个来路，那該多好哇！……

半个窗子都黑了，墙根那唧唧的小虫也休息了。小伙子心里平靜下来，他放平身子，想睡一觉，忽然，他又对自己嘲笑起来，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知識分子，小学教师，能够爱上一个山里的农民嗎？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胡思乱想真沒意思！

这一夜他沒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当他掺在众人之間，火热热地干起活来，才暂时忘掉了不快。晌午，他咬着牙沒有到学校里上課，而且一連五个晌午都沒去。

几个晌午他过得都很痛苦，很无聊，有时候就跟有一条绳子扯着他的腿，挟起书本，不知不觉地朝着学校方向走，走了一大节儿，才醒悟。回家来，他就把精力和時間消磨在小菜园里。今天他实在太煩悶，干一会儿活，就躺在地下睡着了。睡着了就做夢，夢到自己又来到学校里。女教师站在学校門口那块大青石上迎